

# 如何冲破贪婪之网?

## 嘉宾文友齐聚共读长篇小说《无形的网》

12月7日,由茂名日报社与茂名市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故事里的茂名——崔红武长篇小说《无形的网》新书分享会”圆满落幕。其间作者回顾了创作心路历程,三位特邀嘉宾先后分享了阅读感悟,同时鼓励本土作家多挖掘各类本地元素,投身长篇小说创作,讲好新时代茂名故事。



崔红武

(文学学士,曾供职于金融和外贸系统,后从事化工贸易。茂名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有《幸福的钥匙》《广告语言的乐趣》等散文集,并创作大量歌词,如《天大的幸福》《亲爱的你怎么还不醒》等)



潘永辉

(哲学博士、文学教授。历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主任、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 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和经历

我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小时候翻看父亲留在家里的课本,《孟姜女》的故事特别感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稍大一点,又跟着哥哥阅读“伤痕文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还有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等等,再到后来看莫言、余华的作品,文学的种子就这样慢慢撒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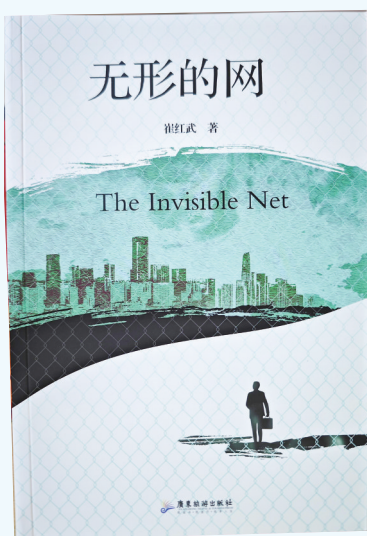
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本来赚了差不多一个亿了,但很快就被别人连骗带抢,一下子回到了原点。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于是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把几个人的经历糅合到一个主人公去写,情节更加丰富,更加跌宕起伏。写作要先打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这本书历经多次修改,花了几年时间才正式出版。

书中的主人公也有我个人的影子,我也像主人公一样从行政单位下海经商。当时我是从中国人民银行调到了外贸系统。还有炒外汇都是自己经历,坦白说,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炒外汇,是别人逼我赚钱,也就是找关系当中介,茂名话叫“九八佬”,也有大起大落的过程。

对于“无形的网”这个标题我更倾向于解读为:凡事都有报应,即因果报应,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书中叙述的人物遭遇都是这样,谁做了坏事,不管逃到哪里,逃到天涯海角或者外国,都一一得到了报应,都逃不出这张“网”。

这本书不但有时代的印记和痕迹,如香港回归、外汇券、彩电等等,还有明显地域特色。这本书的沁州就是茂名的,有大海、港口、高岭土等等本地的元素。这本书是通过故事情节即主人公的经商遭遇把茂名本土与越南的异国风情串联起来的,我为此也去了一趟越南的芽庄,熟悉和考察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文学的根深植于茂名这片土地,有根才能吸收营养,才能长大丰满,才有可能长出果实。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池榕  
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邦博

### 人物形象带有粤西特色

这部长篇小说从叙事结构来看,以时间为线索,以主人公为中心串联起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让人物形象比较立体地呈现出来,人物的命运、因果关系很清晰。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小说中的本土人物形象很丰满,充满立体感,带有粤西特色。

小说语言简洁、从容,类似画画中的线描技法,没有很多刻意、具体的描写,而是三言两语把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就像历尽千帆之后的平淡感觉,从从容容。

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茂名老百姓形象,为当代文学、南方文学、改革文学,补足了一个有意思的、有特色的粤西文学因素。

小说叫“无形的网”,这张网到底是什么网,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投罗网?如何去冲破这张网?贪婪是网,人心愚昧是网。怎么解开?我们首先要能够把它现实的呈现表达出来,崔老师的小说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他从某个角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描绘了某个地方的某种人

物的某种生活,这种生活是很闭塞很愚昧的,看起来很有钱,但不知道钱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某种精神空间。在老一辈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的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空间,我们不应该忘记先辈们的思想情怀,这有助于我们冲破这张网。

小说中的人物,可能缺乏某种文化的训练、缺乏某种理性的训练,或者缺乏某种精神的高度,所以他们在精神的底层挣扎,如果旁边没有人做一个示范,没有人在旁边点拨,他是走不出来的,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我认为本土作家想创作类似《无形的网》这样的长篇小说,首先必须要有对生活的穿透力。有穿透力后观察力、理解力就会提升,加上语言的锤炼,表达力也就出来了,要把这几个力贯通成为生命的状态,得有精神的追求。穿透力通俗地说是精神的高度和干净度,心态浑浊是看不清这个世界的,如果心平如镜,看生活看得比较清楚,加上这几种力就能写出好的作品。

### 关注现实充满悬念的长篇更加吸引人

小说《无形的网》是一部深刻洞察社会人生,倾情演绎都市商战百态的长篇力作,它的出版无疑是茂名文学界的一件盛事、喜事。作为现代都市商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小说注重写社会人性,把社会种种关系,特别是商人追逐利益,嗜利的本性详加描述,并把这些形容为“无形的网”。人际关系、社会规则、命运交织、情感纠缠——浓缩于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象之中,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诠释宇宙,更是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层思考。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相关的情节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注重从现实中取材,采用写实手法,刻画人物性格立体多面;通过人物的命运变化和起伏的故事情节,把对人物命运的思考转变为对人生意义的拷问,给读者以深刻的启发和警醒,在与主人公同悲同喜中有对人生意义有正确认知。此外,一部长篇小说要吸引读者读下去,设置悬念,情节环环相扣非常重要,这就

需要作者有深厚的驾驭语言的功力。叙事细腻曲折传神是这部小说语言的最大特点。崔红武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写得比较亲切、细腻、形象,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小说的人物对话极具生动,符合人物身份,场景描写、人物肖像描写,特别是心理描写等,也都写得细致到位。

我历来主张,作家要凭作品说话,要凭实力说话。《无形的网》情节跌宕起伏,非常引人,塑造人物形象丰富,读后很有启示作用。这部小说的出版及产生的影响,确实可喜可贺。茂名文学创作中,诗歌、散文都很出名,但小说创作一直比较弱,这篇小说补强了茂名文学创作中小说创作方面的短板,希望有更多的长篇小说出现。同时,我认为作家要关注现实,深入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写出新时代茂名的风貌,讲好新时代茂名的故事。

### 《无形的网》可改编成影视剧《商战》

首先感谢茂名日报社和茂名市图书馆举办的栏目《故事里的茂名》,精心策划这么好的一场新书发布会,可见茂名这块沃土从不缺好故事、好作品。从媒体与文化人的角度观察,茂名日报和茂名晚报一贯比较主动关注和扶持当地文学创作,如不定期、不吝版面发表书评,策划新书发布会,及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去热情推介本土作者。这让我十分感动,必须为茂名媒体、为茂名文坛点赞!

谈到如何更好地推介《无形的网》这类优质本土文学作品,我始终认为宣传推广很重要,可与电视台、电台相关栏目或新闻联动达成共识,同时多角度,更立体去全面推广介绍作者。同心协力、日积月累,南粤茂名文坛就会走出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生力军,对激励茂名长篇小说的创作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一直在从事影视文化工作。我认为《无形的网》情节跌宕、人物

鲜明,极具画面感,是部可以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八十年代末,珠影厂和广东电视台同时推出电影与电视剧《商界》,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商界故事翻新,早已不是三十多年前有的商界。作者崔红武作为商界中人有更新与更深的体会,他近年创作并如愿出版的这部新著,完全可以改编成更具戏剧故事性与视觉冲击魅力的《商战》。

关于影视产业,当下在茂名是个香饽饽,也是个热话题。前些日子茂名文旅+微短剧创作中心、茂名(南海岛)微短剧服务中心揭牌。好几个短剧也同时在南海置家墟开拍,多家业界机构也在那设立影视制作、孵化、编剧基地,全力发展影视产业。这也就为《无形的网》这类有可读性的长篇小说,提前搭好平台,提前组织共享资源,最终达到编、导、摄、演等主创都是大茂名人名这样一个IP的目的。

### 其他嘉宾发言

东莞市作协主席团成员  
肖隆东:

读这本小说首先让我感到热血沸腾,再就是心惊肉跳,没想到商场这么凶险。这部长篇小说以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为社会背景,洞察了社会之复杂,把人性之险恶、商场里的众生相,一一展现出来,可以说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奋斗史,是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一部血泪史。

东莞市作协主席团成员  
李志鹏:

小说里的细节描写非常好,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很生动的改革开放故事。这些年来,各地茂名商会在崛起,企业家群体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故事,包括我们的好心文化,这些都是茂名的无形资产。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茂名市作协原主席  
刘付德金:

《无形的网》是茂名文坛近几年来由本土作家创作的非常难得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小说是一项需要非常耐得住寂寞的工作,作为一个企业家,在现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下,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书,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去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认同他创作的毅力。

## 虾皮里的“百千万”

■陈宏花

这咸腥,是大海写给陆地的信,由风日夜不停地投递。我循着这封无字的信,第三次走进电城镇的下村村。路旁的灌木从沉默地绿着,村子安静得像一个午后的旧梦。唯有那愈来愈浓的、属于大海的独特印记,牵引着我,走向那一排排并不起眼的厂房。

初次到访,是随滨海作协采风团同往。作为文学的访客,我眼里只有诗意的静寂:休闲期的厂房空荡,唯留海风与想象在其中盘旋。第二次,我以调研者的身份前去,肩负着了解基层统战与民营经济工作的任务。身份的转换带来了视角的迁移——我依然没见到轰鸣的流水线,却从村干部的描述中,听见了一个关于产业、生计和未来的宏大叙事。这叙事,比单纯的文学想象更令我心动。就在这个深秋的上午——11月14日,阳光温暖而明亮,我以“旧识”的身份第三次重游,终于约上村里的乡贤,真正踏入了轰鸣作响的厂房,亲眼见证了那期盼已久的生产场景。三次奔赴,两种身份,而那份对乡土锐变的深切关怀,终于在此刻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回应。

厂房里,是另一个世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浸润在弥漫的水汽与机器的低吟之中。传送带式清洗机、色选机正有条不紊地吞吐着。这一头,是刚从海上来的、湿漉漉的虾皮,还带着大海的气息与活力;那一头,出来的便是干燥、轻盈的成品,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会沙沙作响的雪。清洗,上架,烘干,色选,包装,入库……每一道工序,都像一种庄严的仪式,将大自然的馈赠提炼成人间至味。

我忽然想起厂房江叔那句“每年工作4个多月,净赚一百多万元利润”。这数字,若在别处听闻,不免觉得有些扎眼的响亮。但在这条村庄、在此地,看着这严谨的流水,触摸这可观可感的收获,那数字忽然褪去了所有虚浮的金光,变得如同这一粒粒虾皮般具体、可感。它不是账簿上冰冷的符号,而是化作了这轰鸣声里的底气、工人们脸上的从容与这村庄沉静有力的心跳。

“百千万工程”这五个字,是文件里宏大的词汇。在此刻,它在厂房里瞬间落了地、生了根。它不就是眼前这汩汩流动的活水,这精准分拣的色选机,这烘干房的热风么?那“百”的谋划与“千”的投入,最终化作了这“万”家灯火的踏实与富足。这便是“小”与“大”最朴素的辩证法了。

思绪间,已是上午十一点光景。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了,多些是爽朗的妇人。她们并不急于投入工作,而是聚在一处,用清脆的乡音交换着村里的新闻、孩子的趣事。那笑声,像一把珍珠,清脆地洒落在机器的低音部上,奏出了一曲生活与机器的二重奏。听老书记周土春说起过往,那时是靠天吃饭,虾皮煮熟了便摊在水泥板上暴晒,混着沙粒,卖不出好价钱。而今,放眼望去,这十五家工厂在海边并肩而立,统一的标准叩开了广阔的市场。昔日那“一百多万元利润”的飘渺的梦,才终于在这片热风与活水中,长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随着开工时间的临近,她们说笑着散开,走向各自的岗位。那动作里,有一种安详的韵律。她们不必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城市寻找生计。就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她们凭借这4个多月的劳作,不仅能获得月入五千的踏实回报,更守住了家的温暖与爱的陪伴。这,或许就是那宏大工程最温暖的注脚——让千万乡村焕发新生,让千百家庭的炊烟,升起得更加安稳、悠长。

我悄然退出,重回日光之下。那股咸腥气已悄然追随着我,粘在衣襟上,沁在呼吸里。我回头望去,那片厂房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默如礁。那一箱箱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虾皮,运走的,是海的馈赠,是机器有序的劳作之诗,是生活的暖,也是那沉甸甸的“百千万”结出的果实。它们何尝不是一曲新时代的“渔舟唱晚”?唱的不再是“何处得归程”的怅惘,而是“此乡足可乐”的笃定与安然。

风依旧不知疲倦地投递着那封千年不变、咸腥的信。而此刻,这片土地用它厂房的热风、用百姓的笑语、用这一箱箱整装待发的虾皮,写出了它最为饱满而滚烫的回信。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